

知和行书局

荐阅书单

海航大厦店
华夏银行店
海航万绿园店
南方出版社店
国秀城店

《我们的中国》

“中国”是如何形成的？李零希望回归土地，寻找答案。他游历中国大地，详参地上遗址，考玩地下文物，苦读传世文献。从“茫茫禹迹”，追问大一统的形成；“周行天下”，寻访古今变迁；做“大地文章”，考察山川乡土；绘“思想地图”，剖析国民心灵。四卷本的论文合集，每一集论题相对集中，四本之间形似散漫，实则按照由中心到地方、由古及今的顺序，统摄于“我们的中国”这一主题之下，诚具规模。



作者：李零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时间：2016年6月

《鸟人》

这是一本“迟到”的译书。1984年，奥斯卡影帝尼古拉斯·凯奇参演过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同名电影，并获得戛纳电影节大奖。电影中那个执拗地相信自己可以飞翔的孩子伯迪(Birdy)，成为无数观众心中心疼的一角。心疼伯迪，其实更多是在心疼自己。渴望飞翔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高不可及的天空象征着人类精神的无限可能。但是在现实面前，有多少人还会珍惜这份幻想。战场上残忍的一幕幕把伯迪推到了一个极端，他开始像鸟一样生活。而温吞的世故是否也把我们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安于地面？



作者：威廉·沃顿
版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时间：2016年6月

《穿越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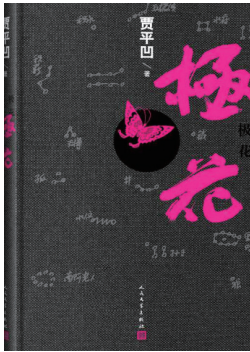
每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世界里都是孤独的，孤独感是个体能体验到的最痛苦的感情状态之一，却也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穿越孤独》是一本精神分析著作，19位精神分析师将其临床所见、日常所思以及对自己不停歇的洞察记录，对广泛存在却在浩如烟海的精神分析文献中不见有论述的孤独和孤单现象展开一场严谨而开放的探讨。这弥补了精神分析对人类孤独现象深入探索的空白，他们与我们坦诚分享孤独之痛，其间亦闪烁着独处的荣耀光辉。



作者：阿琳·克莱默·理查兹等
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时间：2016年4月

《极花》：
城乡夹缝中的悲悯情怀

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光茫



作者：贾平凹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6年4月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有长篇问世。以前读他的《秦腔》《古炉》《带灯》《老生》，总能够感觉到一个时代的命运，感觉到贾平凹的悲天悯人。现在读贾平凹的新著《极花》，除了关注弱小外，着重展现了城乡夹缝中的悲悯情怀。

《极花》讲述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的故事。主人公胡蝶被人贩子拐卖到贫穷落后的乡村，起先拼死抵抗，渐渐被潜移默化。后来在日子的流逝中，蝴蝶不知不觉“爱”上了这个闭塞、穷困的山村，依赖上了这个山村里愚昧、自私、粗野但不乏憨厚、朴实的邻里乡亲，包括把她买来、给她带来屈辱和痛苦的“丈夫”，也越来越放不下她被强暴的产物：儿子“兔子”。当警察及父母想方设法把她解救回去后，她经不住社会的压力，最后，重新回到被拐卖的地方……小说鞭挞了人贩子的卑鄙行径，揭露了当代社会中拐卖妇女这一现象，并且更深层次地回答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及其影响。

《极花》少了意象、少了荒诞、少了神秘，主人公形象却很丰满。农村女孩胡蝶来到城市，靠母亲捡垃圾维持生计并供弟弟读书。她喜欢小西服、高跟鞋和隔壁的大学生青文，渴望赚钱，自认为已经变成了城市人。但她第一次主动出去找工作时就被拐卖了。几经周折，蝴蝶被卖到西北的一个小山村，她

在那里经受了种种折磨后，公安部门营救了胡蝶。然而胡蝶的命运却因此而彻底改变，她变得性格孤僻，少言寡语，她经受着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内心的苦楚与折磨，最终让她选择继续回到被拐卖的地方。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贾平凹的慨叹隐含着现实的无奈和人性的悲悯。

《极花》表面上看，是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但在贾平凹笔下，小说专注的是正在消失的农村，透视的是人物背后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处境。胡蝶缘何会被拐卖到农村？她在农村又遭遇了哪些经历？明明是逃离了“苦海”，为何她最终又选择了“回去”？一系列发问都植根于农村的现实——女子越来越少，光棍越来越多。以胡蝶为代表的被拐卖妇女，因为农村光棍性的需要，子孙繁衍的需要被拐卖、被毁

灭。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的农村，仍在一些地方上演着。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在哪里？值得我们深思。

贾平凹的小说独具特色，始终是中国文学标志性作品。在文学创作40多年间，尽管风格不断转变，可他一直热衷于农村题材的写作，讲述着中国的农村故事。其作品的价值，在于其撼动整个社会的现实价值。譬如《高兴》讲述了刘高兴等来自农村、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故事；《带灯》以樱镇综治办公室女主任为主角，写中国农村当下基层的现状；《老生》描写发生在陕西南部山村的民间故事；《极花》则是乡村的一曲壮烈凄美的挽歌……贾平凹说过：“我习惯了写它（农村），我只能写它，写它成了我一种宿命的呼唤。我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

为什么用《极花》作为书名呢？极花是小说中的一种植物，在冬天是小虫子，夏天又变成草和花。主人公胡蝶，这个被拐卖的妇女，在与生活抗争，却又怀孕生子，在社会流言中被裹挟，像“极花”，这种冬虫夏草的植物一样，在自然万物、枝枝蔓蔓中生存，本应该平静的生老病死，却被人拐卖，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从字面上理解“极花”，亦或像贾平凹创作的“丑石”一样，以书写家乡的一种植物来表达自己的寓意。小说以“极花”而不是“血葱”之名，同时也隐现着贾平凹的慈悲情怀和人性立场。[5]

《问史哪得清如许》：

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文\本刊特约撰稿 林颐



作者：傅国涌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时间：2016-4

一段历史，如果被书写得过多，难免会口水与八卦齐飞，反而令大众惘惘不得解而心生厌倦。典型者，如民国史。早在几年前，傅国涌就对“民国热”这个词保持警惕。傅国涌说，“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时代要给社会更多独立思考的可能，让我们活在真相之中，而不是传说之中”。傅国涌的近作《问史哪得清如许》，可以看做是对这句话的有力佐证。

傅国涌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问史》分作三辑，第一辑研究民国史的几个关键词，如“共和”、“新国民”、“县治理想”等；第二辑重新剖析史量才、鲁迅、王人驹等人，挖掘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第三辑寻访荣氏兄弟、张謇、卢作孚等故居遗迹，以文化游记的形式牵连起个人与时代相互交织的命运。三辑虽有侧重，思想一以贯之，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历史书写意识。

譬如，怎样看待袁世凯。他是一个腹黑的野心家，还是一个轻狂的跳梁小丑？或者两种印象兼而有之。傅国涌从袁世凯的疑惑开始讲述。“共和要几个世纪？”与顾维钧的一段对答，暴露了袁对共和的毫不了解，而这样一个人却行将成为共和制的大总统，合适吗？袁的上台是历史的必然，他的下场也是历史的必然。书中有一些假设，这些假设

从隐秘的内心延伸至故纸堆里的片言只语，历史总是被反复涂抹和删改，这其中有着太多的复杂和吊诡。

这不是要给谁洗白，人的际遇有时真的很难说。袁世凯的故事折射初生的共和的悲剧。中国当时的土壤里没有埋下共和的种子，忽然之间却要求长出一株蓬勃的大树，必然会被现实的狂风吹得东摇西晃。尼采所谓“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来不及准备，已经扑面而来。傅国涌笔下的“80后”如鲁迅、张君勱、梅贻琦，“90后”如胡适、陈寅恪、晏阳初等人，纷纷以实践履行自己的理念，呼唤“新国民”。这是一种自觉的传统，“吾曹不出苍生何如”，与国势危颓、救亡图存这一特殊背景有着紧密关联，同时这也构建了一个历史空间，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

作用，他们执著地唤醒国民理性。

如果选取民国知识分子最有代表性的两张面孔，胡适和鲁迅的得票率肯定很高。本书有两篇文章，一篇名为《胡适为何拒绝组党？》，另一篇是《鲁迅为何拒绝诺贝尔奖提名？》。他们确乎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一个刚烈、一个柔和，一个怒喝“绝不饶恕”，另一个诉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这一次，这两人的两种拒绝却异乎寻常地表达了同一种心声，他们都对自我的定位、自身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省思，极力回避巨大的声名带来的对私人空间和生命价值的侵蚀，但他们更多的是“对自己深爱的民族弥漫的虚荣心、虚骄之气有着清醒、彻底的认识”。

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出入方式”，视角方法或有不同，语言风格或有差异，但凡是好的历史书写，都必须具备两个因素，即存信与立场。换句话说，对历史要有求真的态度，同时要尽量客观中立地进行评析。傅国涌的民国历史研究注重史实的淘洗，又不缺乏个人的独立见解，把所谓的“情怀和精神”放回到了民国时期的真实环境之中。民国氛围并不那么宽松自由，民国人的思想行为也并不总是理想主义，时代让他们拥有比较多的选择可能性，好的历史书写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些可能性，在历史的艰难走向中理解他们的行为。[6]